

爸，我回來了

周淑楓

「爸，我回來了。」

推開一室寂寞。爸，你和我上次離家時一般地腆著圓滾肚皮斜躺在客廳沙發上，任由尖銳犀利的政見辯論迴盪在耳畔，你握著遙控器，卻閉眼睡著了。原來電視的音效比我想像的更高分貝，而爸，你比我想像睡得更熟。

忘了從何時開始，一份份血濃於水的手足陸續離家，姊住宿新竹已邁入堂堂第四年，我在台中也渡過了兩個夏天；今年的大考將依賴性最強的小弟帶離家，遠赴花蓮求學，至於哥，聽媽說他在某個偏遠的軍營擦著槍桿子。從小依偎著成長的兄弟姊妹一旦分離，似乎就會對彼此特別想念；爸，那你會不會偶爾也想起我們其中一個？常常嫌我們太過喧鬧的你，現在會不會覺得家裡是太冷清了些？爸，我想你最近一定有點寂寞。

尤其是這個二月份時，職業傷害使你再次傷了手指，一開始媽不敢告訴我們這個噩耗，只是謊稱你感冒著涼引發肺炎才住院，幸好當時SARS還未流行，否則我一定誤以為你遭到衛生署隔離了。但後來知道事實是你右手斷了未三根手指並不會使我安心多少。那天，我和媽搭著公車搖

晃晃地到林口長庚醫院探你，我神經緊繃的踏入病房，忐忑不安，怎的爸你一見我來，便坐起在淡綠色病床上，眉飛色舞的告訴我手術經過：右手和身軀被幕簾分隔成兩個世界，部分麻醉使你右手失去知覺，任由未曾相識的醫生清理血污難辨的傷口、接回落地復拾起的斷指、縫合冰冷利刃斬切開的神經，另一部份的你，卻是半昏半醒地看著護士小姐們穿梭在手術室裡忙碌。

爸，你知道嗎？當我看見那被白紗布包裹兩倍大的手掌，隱隱還滲著黃濺刺鼻的藥水，想像鋼釘齧牙裂嘴扎進你皮肉間，針線飛梭一圈圈扯弄，拉緊又放鬆，刺入神經骨髓底層的疼痛幾乎割裂我的心臟。爸，我不禁回憶起十年前的某個夜晚，你被一群陌生叔叔送回家裡，蜷躺在板上，右手緊扣著左手腕，低低哀嚎流著疼痛的淚水，媽和奶奶撫慰著你，兄弟姊妹們跪躲在床邊，茫然地看著一片混亂。那天的白紗布厚厚裹住你左手拇指的部位，和今天一樣滲著黃濺刺鼻的藥水，當時我並不明白究竟發生什麼事，只懂得體內的害怕不停蔓延開，一直到日後醫生拆開那層層防衛，我才發現。爸，怎麼你拇指缺了半截？

那幾年，空蕩蕩的虛無讓你充斥著不安全感，每個夜晚，你總是叫我們輪流握住你失去同伴的大拇指，才能安然入睡。爸，我突然好想哭……尤其你皺著臉說麻醉劑漸褪後的疼痛真使你難受，還是得靠止痛藥才熬得過更使我哽咽。可聽到你偷偷抱怨鄰床阿公呼嚕嚕的抽痰聲很噁心，吵得你夜半無眠，還有因為解手不便，你已好幾天餓肚子挨著，心情實在很差，我才又笑了出來。

爸，其實我們很像，對不對？姊常罵我和你一樣壞脾氣，其實我們只是飢餓時容易暴躁罷了；媽總愛笑謔地說咱們兩父女是一對貓，見了魚腥便要嘴饞。假日時，你也愛載著我到板橋巷市採買幫辦，回家研究煮食，雖然失敗通常多於成功，我們仍然是大快朵頤。但這次你傷得好厲害，只能換我載媽去買菜了。

爸，我想你最近一定很寂寞。

受傷的右手迫使你賦閒在家，空無一人的公寓裡只有遙控器與你相伴，毫無新意的節目想必令你瞌睡連連。聽媽說你天天在家忙著自己換藥清傷口，雖定時坐公車回院檢查，可上回還被護士小姐責罵沒照吩咐好好拗手指做復健；聽媽說失去代步工具的你，天天盯著閃動的電視螢幕，看到不知是你看電視還是電視在看你，只偶爾興起才散步到市場買尾鮮魚煮湯喝，否則決不妄動；聽媽說你開始想念廠裡的同事了，規律無創意的生活你著實厭倦，只

能等著每個假日某位客人的來訪、某個孩子的回巢，才能使你開心的笑。

爸，我已許久沒回家了。聽媽說這些日子以來，號稱鐵胃的你竟患了潰瘍、照了胃鏡，右手傷口復原越來越不順利，發膿不斷的現象讓你跑遍各大醫院要求再次手術，復健不徹底也使你的手指歪曲不正，無聊的日子你煙抽得更凶。

幸好後來媽又說醫生幫你將傷口重新清理，不再發膿了，且你也重回工廠做些輕工，適量的活動下，連護士也稱讚你手指復健得越發漂亮了。

爸，我回來了。

我等著你醒來告訴我這段日子裡，我從媽那裡聽說的你的事喔！

